

## 垃圾分类,我来啦!

■ 顾海鹰

前年,我还在上班,我们5号楼的楼组长给我家先后送来一套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和一个垃圾桶,收下后我就随手一放。楼组长夏阿姨告诉我“笃”垃圾有规定辰光。哎,随它吧,上班人哪有功夫按照规定的时间“笃”垃圾呢?我总是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把已经分类的垃圾袋带下楼,再分别扔进我们楼前的垃圾大桶里。

后来,遇到了在我们小区垃圾房前检查垃圾分类落实情况的居委党支部书记王建敏,她说:“垃圾分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垃圾分类要把湿垃圾的袋子打开倒出垃圾,装垃圾的塑料袋再放进干垃圾回收桶,很多居民不知道这个‘破袋’要求。”“什么?湿垃圾的袋子要打开倒出垃圾?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呢,以前我还以为这样做很脏很污染环境呢!”我真“涨知识”了!

去年开始我不上班了,加入了垃圾分类志愿者群体,我是一名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要自觉响应居委党支部的号召!我戴上老花镜仔细研究垃圾分类的账户卡。这张卡大小和公交乘车卡差不多,正面写着:绿色账户,上海市政府2017年实事项目,反面是二维码。我把这张小卡装在一个塑封的胸卡里好挂在脖子上。每天上午9点,我会带着小狗佳佳,拎着已经在家分好类的垃圾一起去垃圾房那里“笃”垃圾,保洁员小孙就会拿出手机扫描我胸前小卡上的二维码。

有一次,我右手拿着小卡让小孙扫描,左手顺势将未“破袋”的垃圾“笃”进垃圾大桶,被站在边上的志愿者阿姨发现了,“啊呀,要打开来‘破袋’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边道歉一边侧身取出刚扔进去的那包垃圾,打开,抖出湿垃圾,再将外包袋子扔进边上干垃圾桶。每天都有两位我们小区的志愿者阿姨叔叔站在垃圾房边上值班,督促着所有“笃”垃圾者,认真负责的劲头真是令人敬佩!生活垃圾分类其实还是蛮有学问的。比如我遇到一个问题,包着狗狗便便的垃圾属于什么垃圾?志愿者陈金凤说帮我问问后给了答复:狗狗便便是湿垃圾,旧报纸本来是可回收物,但包过了狗狗便便的旧报纸属于干垃圾……

一天早上遛狗时,迎面遇到居委会社工曹智豪,他告诉我,我们小区准备在四月份全部拆除垃圾点,实行垃圾分类投放在垃圾库,还要实行定点定时扔垃圾。社区公众微信号准备再做一期垃圾分类的宣传。

回到家,打开微信,就看到小曹发来的《关于垃圾源头分类告居民书》。作为社区公众微信号编辑部成员之一,我认真地学习起来,我想把社区微信公众号垃圾分类专栏编辑做得更好看,让更多的居民改变生活习惯,正如告知书中所说“万事开头难”!只要从自己做起,感召他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就会达成目标!为践行绿色生活,提升人居环境,你我参与,一起出力!

“敦煌慷慨留我,我誓言留住敦煌……”简洁质朴的舞台上,灵魂飘逸的飞天背景,磅礴震撼的旋律“写意”出敦煌的壮美。伴随着一阵悠扬的风铃声,满头白发的“樊锦诗”一亮相便获得观众热烈掌声。20多岁初到敦煌的踌躇满志,面对爱人和敦煌的难舍难分,决心终其一生心系敦煌……随着沪剧《敦煌女儿》成功首演,展现出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樊锦诗先生50多年的敦煌守望历程,生动真实地刻画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莫高窟人的形象。

两个多小时,260多句唱词,对樊锦诗这个角色的表演可谓酣畅淋漓。我想起了敦煌的山、敦煌的画、敦煌的人……

樊锦诗这个人物和她的故事确实很打动我,从选定这个题材开始,我们用了7年时间才呈现出现在这部戏。这些年,我数次到敦煌深入生活,与樊锦诗本人也成了“忘年交”。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到敦煌时的那种“震撼”。穿过一望无际的戈壁,莫高窟神奇地出现在眼前。悠悠历史在这里流淌,尽管墙体已经发黑,但精美的壁画那么令人惊叹,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这也是世界性的文化艺术。

一直听说大漠的风沙很厉害,有一次我们正要下山时,忽然狂风四起,一片沙黑压压地过来了。我想招呼大家,可是一开口沙子全跑到嘴里,拿出矿泉水想漱漱口,一打开盖子,水里也全是沙,耳朵、鼻孔、衣领、鞋子等等无一幸免。被狂风裹挟着,沙子打在脸上竟是生疼的感觉。那天樊院长去兰州开会,晚上特意打电话来,关切我们是否习惯。我告诉她白天遇到沙尘暴的事,她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没有经验,遇风沙时是不能张开嘴的。我笑着笑着,却沉重了。50多年前,那个上海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

## 感悟敦煌

■ 茅善玉

里的时候,工作和生活条件跟今天完全不能相比,她第一次遇到沙尘暴时是怎样的?环境这么恶劣、生活那么艰苦,她却一守就是50年。我看着她瘦小的身体,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越发感受到她内心的坚定和热爱。这一切,为我们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女儿》的创作难度很大,我们坚持用工匠精神来打磨完善。精品力作离不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敦煌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以赤子之心坚守文化,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立意深刻。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利用时空穿梭的手法,营造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效果。希望不仅要把沪剧的味道做出来,又要增加歌唱性,让旋律更为丰富,场面更为恢弘,整体呈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剧中樊锦诗这个人物

特别是她丈夫离开的那段,我是一边设计唱腔,一边流着眼泪,既要表达出夫妻间很深的情愫,又要把知识分子那种含蓄的爱表达出来。因此,我在基本调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旋律,让它像水磨调一样旋律丰富,通过这种运腔把对丈夫感谢、感激的情感诠释出来。《敦煌女儿》的尾声部分,舞台上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一个一个上前,说道:我是谁,我某年某月从某地到敦煌,在敦煌待了多少年……他们,正是三危山上长眠的敦煌前辈们。这一幕让樊院长和观众们感动不已。樊院长感慨地表示:正因为这些老前辈们给我们打基础,我们又遇到了好时代,才做了这些事。这就是敦煌人。她用“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16个字概括了对敦煌守护人的敬重。我想,这就是敦煌吧。

(作者系上海沪剧院院长)

## 桂花苑

刊头书法 陆文

外婆的周年祭这天。一大早,我从市区,赶到郊区的外婆家。

外婆在世时,住在舅舅家旁边的屋。舅舅是外婆唯一的儿子,按照乡下的传统,祭日都在儿子家办。

按着祭日该办的仪式,叩首,给外婆烧完纸钱。

我从外婆家的房前,走到屋后。房前,是一块菜园子。一年四季,各种的蔬菜,外婆弯腰侍弄,在菜园子里缓缓踱步,或是低下身子,松土,撒下一颗颗种子,浇上水。屋后,是一条水泥马路,马路不宽,两辆车都不能并排同行。时常,外婆徘徊在一侧的田间小路上,看马路上,远远骑车过来的一行人,看骑车的人中,是否有母亲……

房的一侧,是一条小河。外婆生性节约,洗衣服,或是别的什么,都用河里的水,只有淘米,或洗菜,才舍得用自来水。小河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有一年夏天,我和比我小5岁的表妹,拿上一根根串好蚯蚓的钓竿,钓小龙虾。外婆怕我们晒坏,给我们戴上那破破的竹帽,我俩不愿意戴。我们拿掉了,外婆就给我们戴上,我们又拿掉,外婆再给我们戴上,我们不拿掉,等外婆走开了,我们又拿掉了……

外婆病重期间,我赶去医院看她。外婆看见我,很兴奋,又怪我,说:你怎么回来了?那么远又那么忙,其实我没什么事,你妈没告诉你吗?我说:外婆,我最近正好空,所以回来看看你。外婆说:那你看到了,我没什么事,你忙,赶紧回去吧。那天,母亲把外婆舍不得穿的新拖鞋拿来时,外婆又说,你怎么把这拖鞋拿来了,你赶紧拿回去,再过几个月,等夏天了,我再穿。就是在三天后,外婆没了。

刚参加工作那会,因为我在市区上班,很少回家,更别提来看外婆了。每次,我上外婆家来,外婆表现

得都特别兴奋,一见到我,赶紧就进屋。进屋干什么呢?外婆会把她平时别人给她的,她都舍不得吃的东西,拿给我吃。我说:外婆,你吃吧。外婆说:你尝尝。我只好说:好,好。好不容易坐定了,外婆又问我:工作还适应吗?能吃饱吗?衣服凉吗?搞得我忍不住想笑,说:外婆,我不是三岁小孩了,你放心吧,这都没问题的。离开外婆家,总是最让人纠结的事,外婆会站在路边,对着我说:要常来啊。说着话,外婆抹了抹眼睛,然后,我的眼圈也跟着也红了。

读初中那会,学校离外婆家近,我午饭都是在外婆家吃的。那时外公也还在。外婆会让外公早上起个大早,步行半小时去镇上买一些我喜欢吃的菜。每个中午,我到时,桌上会盛好满满一碗饭,还有几个我最喜欢的菜。外婆笑眯眯地坐在一边,我拿起碗,就狼吞虎咽起来。那时,外婆的菜烧得太好吃,我吃完一大碗饭,都要再盛一大碗饭。

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在外婆家玩。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我把床顶上捆得严严实实的母亲舅舅读书时的各类书本给翻出来,摊了一地,再一本本地翻看。当然,我也看不懂什么,我就是喜欢翻,喜欢胡乱地玩耍。在家里,父母会管我;在外婆家,外婆不会管我,外公要管我时,外婆就会骂他:死老头子!然后,我就憋不住地乐了。

我站在路口,朝着马路的方向望。我站着的位置,曾经外婆也站过,并且站过无数次。

我走了几步,又走了几步,反复几次,有个几十米。

我回头望,外婆曾经站过的地方。我闭上眼。仿佛那一刻,外婆正站在那里,朝着我挥手,说着一直说的那句话:路上小心。

我睁开眼。那里没有人,外婆真的已经是不在了。真希望时光能倒流。

## 难忘我的外婆

■ 崔立



晨曦

顾振华 摄

医生检查了一番,开了藿香正气丸,写了病假条,嘱咐我们送糖糖回去休息。

“对不起,我给你们拖后腿了。”我安置糖糖躺下,给她喂了药,糖糖突然抱着我哭了。

“别想那么多,快睡一觉。中午我给你打饭回来。”糖糖那时的样子大概让每个见到她的人都会心疼,双眼红肿,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是啊,糖糖,你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好的,咱都是年轻人,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别放在心上。”林天涯也安慰她。

中午和晚上我给糖糖打了饭,教官还让食堂师傅给做了特餐。林天涯也从小卖部买了罐头,让我弄给糖糖吃。

“我猜她低血糖,吃点甜的会好点。”

“看不出来你还挺细心的嘛。”

“我这人为人低调,你看不出来的地方多着呢。对了,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东西,给你。”林天涯一边耍嘴皮子一边塞给我一包牛肉干。“你可别辜负我,一定要吃啊,你也知道我到小卖部买趟东西不容易。”

可不是,第一天教官就说,这营区里面只有一个小卖部,离我们的营房极远,步行过去单程就要半个小时。

我看着手里的罐头和牛肉干,第一次觉得这个男生挺温暖。

糖糖一整天都不怎么吃得下东西,林天涯的罐头还真的派了大用场,我喂她吃下了大半罐。

临睡前,糖糖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我拍拍她:“亲爱的,别想太多,睡一觉明天就好了。有什么事先把这几天扛过去再说。”

我想,糖糖的晕倒,应该和昨晚的电话有很大关系吧。

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莎士比亚老人家早就说过了。

连载小说

LIAN ZAI XIAO SHUO

匆匆

■ 叶一舟

